

杂技演出中笑声的意义

<http://www.cflac.org.cn>

2010-11-24

作者:

来源:《杂技与魔术》

[小案例]: 2010年9月4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在著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申雪和赵宏博的冰上婚礼上,来自俄罗斯的冰上王子普鲁申科以肌肉男的形象和近乎裸滑的演出引爆全场,他用滑稽的形象、精湛的技巧和完美的展示征服了观众,现场欢呼声不断,风头几乎盖过新郎和新娘。

上述小插曲似乎给杂技演出一个启示,虽然花样滑冰是竞技体育,但是也能欢快地娱乐观众而成为娱乐表演项目,当技巧、美感与与观众的沟通达到了综合统一,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一、笑声在中国杂技表演中的缺失

近年来,中国杂技界出现一个现象,杂技节目中很少出现滑稽表演和小丑。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杂技舞台不能光有掌声没有笑声,杂技舞台不缺“超人”,缺少的是“东方卓别林”。通俗地讲,高超技巧是杂技节目的一条腿,笑声则是另一条腿,两条腿交替走路才能前行。而现状是,缺少笑声的中国杂技演出好似少了一条腿,“超人”式的演出能走多远、能飞多高是要打个问号的。

中国杂技界公认,滑稽是与马戏、魔术、杂技并列的四大门类之一,但近些年的现状是,杂技演出处于市场的上升阶段,马戏演出处于逐步回升状况,魔术演出叫好不叫座,而滑稽演出基本上没有,只是零散地出现在与杂技演出无关的演出中。

透过上述现状的分析,滑稽和小丑等与笑声相关的节目在中国杂技演出中严重缺失,滑稽、马戏、魔术、杂技处于各自分立、各自为政的状况,在节目构成上没有形成相互关联。反观欧美的传统马戏演出,每场节目几乎都是滑稽或小丑、魔术、杂技和动物表演的联合演出。太阳马戏团的节目剔除了动物表演、魔术比例也少,但是,滑稽和小丑却是太阳马戏团节目中比重最大的内容之一。

中国杂技的演出中何时出现了滑稽表演和小丑角色,无从考证。新中国的杂技演出样式受苏联杂技演出形式的影响很深,小丑形象也向他们看齐,但红鼻子的小丑形象是西方的不是传统的中国丑角的形象。近10年,太阳马戏团的风格影响了很多中国杂技团体,但是为了向太阳马戏团看齐而增加滑稽或小丑的节目成分却是模仿而不是恢复传统。只有真正意识到笑声在杂技演出的意义,才能让中国杂技演出中充满欢笑。

二、丑角艺术和娱乐中的丑角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文化中,小丑都以不同形式而存在。西方文化中,丑角艺术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有西方研究者认为,小丑表演不是简单地对傻瓜行为的再现,它满足了人类的一种需求,看似愚蠢的表演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小丑的表现反应出人们对荒唐事的一种认知,而荒唐事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二,愚蠢行为展示的是自由的意志,不落俗套的思想者用他的例子鼓励别人用一个崭新的和非同一般的视角看待世界。

在西方文化中,从小丑、宫廷小丑和弄臣,到意大利即兴喜剧,丑角艺术已经成为喜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发挥着作用。但是,不管小丑有多少社会功能,它都分享一个共同的

特性——作为娱乐和“快乐制造者”的价值。

有资料显示，杂技演出中广泛运用小丑是在欧洲的19世纪中叶。初期的杂技小丑都是技术高超的手技和翻跟头的表演者，是喜剧色彩很浓的杂技表演者。杂技中的丑角来自丑角艺术，但和独立的丑角艺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延续了小丑特定的外观，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娱乐观众、缓解高难度技巧带给观众的紧张感和疲劳感。

如今，欧美有些杂技学校开设了名为Magic和manipulation（魔术与杂耍）的课程，这个课程除了学习基本的魔术技巧外，还学习带有一定滑稽成分的表演，表演者穿上小丑服装，就是一个喜剧化的魔术节目，如果这个表演者还有一定的杂技技巧，那这个节目就很难界定它是魔术、滑稽还是杂技。也许这种节目根本不需要去界定，它最终的呈现得到观众的笑声和喜爱就足够了。

三、杂技表演需要笑声

中国的杂技节目世界公认难度技巧高超，但是，国外的演出商也提出了节目的弱点所在，即亲和力不足，也就是说，节目和观众的沟通能力弱。单纯的技巧展示只具有观赏性，它容易给观众以刺激，但观众不是铁人，很快会出现欣赏疲劳和心理负担。中国杂技的唯技巧论会给自身的发展带到一个前途不明的、未知的境地。所以说，中国杂技需要笑声的时机到来了，掌声和笑声并行，传统与现代齐飞是中国杂技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笔者以为，中国杂技演出中恢复笑声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笑声是建立与观众沟通的重要手段。滑稽、小丑以及一切的喜剧元素并不单纯是表演项目，它应该是与观众沟通的方式，是通往观众心理层面的手段，它不仅仅可以出现在杂技中，也可以出现在任何娱乐演出项目中。杂技团体在节目创作时首先要建立起与观众沟通的理念，只有这个理念的确立才能支撑起中国杂技节目的亲和力，在此理念指导下，杂技创作人员需要换个思路去考虑杂技节目的构架，节目之间的关联，选择杂技节目需要的滑稽或小丑表演以及与之相关的喜剧元素，才能控制节目惊险和舒缓之间的节奏。

要知道，杂技终究不是体育项目，它是舞台艺术，观众也不会用竞技体育的标准来要求杂技演出，他们会用已知的观念、审美的眼光和轻松的心情看待杂技艺术。因此，杂技创作者也应该放轻松，表演者轻松了，观众就会有感知，他们也会轻松，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杂技最希望呈现的初始状况，只是我们很多从业人员忘记了。

从中国传统的喜剧艺术中汲取营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滑稽、小丑的艺术形象和各種喜剧元素，例如，古代中国就有宫廷小丑；梨园鼻祖唐明皇为了不让别人认出他，放块白玉在鼻子上，由此成为中国戏曲中丑角的开山鼻祖。中国戏曲中的丑角艺术有着特定的身体语言和表达方式，是独特的喜剧形象，它和我们民族的欣赏心理相适应。中国杂技中的滑稽与小丑表演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喜剧和丑角艺术中汲取营养，从中挖掘自己所需的元素，和西方的小丑形象互为补充，给观众带去笑声。

不能为滑稽而滑稽。正是由于杂技演出中笑声的缺失形成了中国杂技的软肋，国内杂技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地方协会以组织研讨会、办培训班等方式挽救和振兴滑稽艺术，有的杂技学校开设滑稽专业并开始招生，以解市场之需求。这些都是好的征兆。但是，挽救滑稽艺术离给观众带去真正的笑声还有很长的距离。西方的喜剧艺术始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不论国王和朝代如何更替，喜剧的传统并未破坏。而中国传统的喜剧艺术多数存留在戏曲中，中国戏曲艺术却面临着衰落，需要抓紧继承。如果没有民族的喜剧艺术垫底，我们的笑声也许少了点什么。

此外，滑稽或小丑表演只是喜剧表演的内容之一，它如何与杂技节目无缝对接才是杂技演出中产生笑

声的最重要的课题，滑稽课程并不只是培养喜剧艺术人才，更多的是培养作为娱乐功能的杂技丑角。如果我们不去做滑稽、魔术、驯兽和杂技的严格分类，而是挖掘演员和学员自身的快乐因子，配合戏剧表演的训练和各自技巧，也许我们的杂技节目会更有亲和力。当然，笑声也不是杂技演出的真正目的，让观众感觉轻松快乐、忘记尘间烦恼才是杂技的终极使命。

（周红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编辑：晓婧）